

八 盞 灯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(說 唱)

八 盞 灯

本 社 編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

1959

内 容 提 要

本集共收十个說唱作品。它們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祖国跃进再跃进的形势,显示了祖国人民空前高涨的革命干劲;此外,也有写革命斗争故事的,如“顧正紅”。

这些作品大多数曾先后发表在各地报刊上。

〔說 唱〕

八 盞 灯

本 社 編

*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南京路155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34号

上海劳动印制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书号 0410~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张 17/16 字数 29,000

1959年1月第1版

195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~18,000 定价 (大) 0.12元

目 次

楊二郎報功(快板)·····	江 叔(1)
大西瓜(唱詞)·····	劉治平(4)
吳大娘買眼鏡(唱詞)·····	徐 荊(7)
農村需要什麼人(快板)·····	陳瑞德(11)
摩托車(山東快書)·····	張玉龍(20)
顧正紅(說唱)·····	上海國棉二廠集體創作(25)
八盞燈(表演唱)·····	馬象麟(36)

楊二郎報功

〔快 板〕

江 漢

楊二郎，力氣壯，
担大山，趕太陽。
近年大山眼看少，
呆在天宮閑逛蕩。
今年中秋月兒圓，
坐罷酒席橋頭站，
低頭往下看，
兩座高山觸着天。
二郎神，好喜歡，
扛起扁担拿起鞭，
領着狗兒下了天。
大步闖到兩山間，
兩手拔起仔細看，
啊！還是兩個地瓜蛋！
管你地瓜還是山，
挑起你來把海填。

二郎担起地瓜王，
楞頭楞腦往前闖，

哪知平地起禍端，
二郎摔了个面朝天。
拉起鞭来抬头看，
还是棵玉米在眼前。
狗东西，好大胆！
敢与二爷鬧着玩！
抖抖勁，猛一拔，
“卡察”戳坏了玉皇的眼。
闖下大禍不知道，
挑起担子往前跑。

来到山前坡，
鑽进了棉花棵，
棉絨紛飞蒙住眼，
棉桃打得头上冒鏗鏘。
二郎心生万丈火，
放下担子拔棉棵。
一棵比着一棵重，
累得背上汗似河。
最后一棵摔了个跤，
吓得狗儿汪汪咬。
摔下个棉桃飞上天，
砸塌了天宮玉皇殿。
要不是王母娘娘跑得快，
一定砸个稀糊烂！
这一大禍还不曉，
担起挑子又前顛。

遇上一道鋼鐵江，
滿江紅水火一樣。
二郎拿它沒在意，
綰綰褲腳就過江。
兩腳剛着江水面，
霎時燙得喊爹娘。
幸亏地瓜当了船，
把他漂到江對岸。
上得江來用眼看，
腿上的爛皮一片片。
挑起担子忍着疼，
一氣來到東海沿。
一怒舉起兩座“山”，
拚命扔進海里面，
分開海水千層浪，
忽隆！嘩啦！砸碎了龍王殿。
龍王一家正圓月，
子孫震死了千千万。

龍王含淚上天宮，
見了玉皇告衷情。
玉皇捂着兩隻眼，
吩咐眾官開此案。
眾官正當苦愁中，
二郎回天來報功。
玉皇一聽渾身顫，
喝令一聲斬斬斬！

大西瓜

〔唱 詞〕

刘 治 平

王成老汉七十八，
紅星一社有他家。
这一天他起早去拾粪，
順着大道奔东洼，
天色朦朧看不清，
只觉着足下一絆拉，
王老汉身子一晃站不稳，
噗哧跌倒在地下。
他爬扎起来連声罵：
“什么东西把路查？
等一会我要找着你，
我一定狠狠的把你砸！”
他一边罵来一边找，
哈！找着啦！
原来是个大西瓜。
老汉轉怒为喜忙抱起，
抱着西瓜笑哈哈：
“今早晨老汉真幸运，
拾了这么个大西瓜，

今早晨不去拾粪啦，
回到家里吃顿瓜。”
王老汉背了粪筐往回走，
一口气跑到自己家。
一进大门高声唤：
“老伴呀，起来吧！
快来啃块大西瓜。”
王大媽梦中惊醒忙坐起，
急忙穿衣把炕下。
王大媽慌忙把灯点，
王老汉就把菜刀拿。
王大媽灯光之下仔細看：
“哎呀呀，你看錯啦！
这明明是个棉花桃，
你拿着棉桃当西瓜！”
王老汉聞听此言把眼瞪，
半信半疑把話答：
“古今的奇事有多少？
哪里有棉桃跟西瓜一般大！
老东西，你閃一边，
我看究竟是什么？”
王老汉灯下仔細看，
不由的仰面笑哈哈，
果然是个棉花桃，
长得跟西瓜一样大。
稀奇稀奇真稀奇！
第一次見到“棉花瓜”。

王大媽一旁開言道：

“老头子不必太驚訝，
咱社棉花指標三萬斤，
社委會計劃着超過它，
人造衛星要上天，
萬斤皮棉實現啦。
到明年更大的衛星把天上，
棉桃比今年的還要大哪。”

吳大娘买眼鏡

〔唱 詞〕

徐 荆

“还是办人民公社好”，

毛主席的声音象洪钟。

人心奔向共产主义，

公社花开迎东风。

人尽其才地尽其利，

幼有所托老有所终。

好事万千说不尽，

单道新事有一桩。

說的是“吳大娘买眼鏡”，

事出烏龙江边一个乡。

吳大娘今年六十三，

一生受苦身孤单，

早年丈夫死去了，

儿子被国民党打死在馬鞍山。

旧社会，大娘无依无靠，

淪为乞丐万种辛酸；

四九年解放炮声响，

受苦的大娘回到了家乡。

吳大娘結束一生苦难，

唯是体弱两眼昏花。
五六年乡里办起高级社，
大娘是“五保户”过好时光。
吴大娘衷心感谢共产党，
日夜祝福毛主席寿命无疆。
只是眼看社员个个勤生产，
只有自己白吃饭。
重的活，拿不起，
轻的活，眼昏花。
吴大娘日思夜想，
心绪重重加。
今年八月乡里办公社，
大娘一听大喜欢。
几天来处处办喜事，
村内外开遍新红花。
东家五婶编入托儿所，
西邻大叔自报管果山；
南边七嫂加入缝纫组，
北边九叔管食堂，
对门三伯农业大学当教授，
后房六妹管理幼儿班。
大男小女闹昂昂，
可就是冷落了我的大娘。
早说过，大娘体弱眼昏花，
社里请大娘住进幸福院。
幸福院，享清闲，
我大娘，六十三，

再等十年住它还不迟，
如今就享清闲心何安？
吴大娘，急忙忙，
东边跑，西边转，
吴大娘找到班长，
班长劝她住幸福院；
吴大娘找到排长，
排长劝她住幸福院；
吴大娘找到连长，
连长劝她住幸福院；
吴大娘找到营长，
营长还是劝她住幸福院。
吴大娘，生了气：
“你们都是看不起，
共产党救我，大伙养我，
如今办了公社，有了机会，
怎么不让我，出出力，
表一表我对公社的心意！”
营长听罢笑笑喊大娘：
“大娘你能干那一樁？”
“我虽然肩不能担，
我有双手捧几块土到果山。”
“果山运肥有大车拉。”
“请派我管理幼儿班。”
“幼儿班你能教唱歌？”
“派我到缝纫组里缝衣裳。”
“缝衣裳生怕你两眼昏花。”

“眼昏花，眼昏花，
这是往日哭夫啼子来，
如今公社放光芒，
照着我两眼会发亮。”
大娘遑声叫“行，行，”
起身乘车到城关。
眼镜店里配上新眼镜，
远近情景看得清，
城市农村新一片，
大娘看了喜在心。
回了家，月上升，
大娘开门点了灯。
橱里拿出衣一件，
灯前引线来穿针。
针针线线看得见，
喜开了大娘一颗心。
上床翻来复去眠不得，
坐等天明去上班。
从此后，
吴大娘参加缝纫组，
白天上班早来迟去，
晚上回家还要加班。
有了活干大娘心安慰，
精神爽快，身体也健康。
吴大娘全心为公社，
她的名字已上了红榜。
这故事“吴大娘买眼镜”，
远近村庄都在流传。

农村需要什么人

〔快 板〕

陈 瑞 德

我家住在西塘光明社，
名字叫做王吉平。
小学读书我爱画画，
比赛总是第一名；
初中三年画刊当主编，
老师同学哪个不说我行？
去年我初中毕业了，
目标就是考高中，
高中毕业升大学，
当个画家来扬名。
你看倒楣不倒楣？
新生未取我王吉平。
想我是，学习成绩并不坏，
怪只怪，考试那天脑壳痛。
哎，倒楣事情就不提了，
我要来个“有志者事竟成”！
白石公公只读得几天书，
到现在，他在全世界都闻名，
我一边劳动一边画，

在实际中求得的知識才靠得穩！

从此我不論到哪里，

素描、速写笔不停。

正在热火朝天时，

多事的姐姐爱多心：

“吉平，你要为人民做点事，

社里的文盲要扫尽。”

我听了心里暗思忖：

“干就干吧，反正是討价还价你也不准！”

晚上走进民校里，

一見場面就扫兴。

黑板是块破門板，

大凳当做課桌用。

学生大概二十儿，

男女老少乱紛紛。

起初是，催我早上課，

到后来，常有缺課人。

一开始，我还忍耐着，

到后来，我就要威风！

“岂有此理迟到了！”

“莫名其妙还不懂！”

耍威风真好比灵丹妙药，

从此后沒有人乱讲乱問，

技术員云老伯态度生硬，

在过去我見他有点吓人，

有一次忘記了給牛送草，

他罵我狗吃了心的人。

到現在他还敢罵我老师？
老实說再摆格我要批評，
早几天他要我广播消息，
我头一搖手两摆大发雷霆：
“生产、学画、教书忙不停，
你真的想累死我王吉平！”
老伯向我发冷笑，
以后有事再不喊我王吉平。
班上有个赵大勤，
他把“进”字讀作“风”，
我接連教了两三次，
他嘴里还是“大跃风”，
惹得我无名之火三丈高，
扎扎实实地罵了他一顿：
“赵大勤你的脑袋是木雕的，
你肚子里装了多少稻草根？”
罵得他心里象火燒，
罵得他背后对我瞪眼睛。
过两夜学生减了一大半，
于是我，把姐姐当作出气筒：
“不教啦，你不見学生多散漫，
我空有本領也不行。”
姐姐輕言細語对我讲：
“你要耐心动员找他們。”
我摇头坚持不愿去，
姐姐她，硬要我去把背躬。
走了两家走三戶，